

# 陈抗回忆老师容庚： 我们到容先生家里借书，从来有求必应

我似乎又来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康乐园西南角那座两层的小楼里，在一楼的一间朝北的研究生寝室中。容先生坐在折叠椅上，点燃一支烟，在缕缕烟雾中开始了和我们的谈话。他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，检查我们的读书笔记，并向我们谈他的曲折经历和治学道路。他那夹杂着浓厚广东乡音的普通话似乎至今仍在耳边响着。先生每到寝室来一次，我们便在墙头划一道道，不到一个学期，已经留下好几个“正”字了。先生多半在下午来，来得多了，只要走廊中那缓慢而略带搓地之声的脚步一出现，我们便猜想是先生来了。开门相迎，果如所料。

容先生曾经诙谐地笑着对我们说：“我是个中学生，现在要来教你们这些研究生了。”容先生中学毕业后没有继续升学。但他对中国古代文字的研究则早在中学时代就已开始了。先生十五岁时，即“从四舅邓尔正治《说文》”，每天的课余时间，他跟随邓尔正先生“或习篆，或刻印，金石书籍拥置四侧，心窃乐之”（《金文编自序》）。先生曾对我们说过：“吴大澂编了一本《说文古籀补》，有人又编《说文古籀补补》，补、补、补、补，干吗老是去补别人的呢？”先生决意摆脱前人窠臼，进行独创性的研究工作。他四处搜集资料，潜心研究，终于编成了我国第一部铜器铭文大字典——《金文编》，由此得到罗振玉的赏识，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当研究生。一九二六年毕业后，先后在北京大学、燕京大学、岭南大学及中山大学任教，成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。

容先生秉性耿直，从不隐晦自己的观点。当人们片面理解教学中“少而精”的原则的时候，容先生就坦率地表示：“由博才能返约嘛！”

……

1978年之后，容先生高兴地承担起培养研究生的任务，与商锡永师合作，破例招收了六名，接近解放十七年来招收研究生总数的三分之二。先生关心我们的成长，希望我们抓紧时间学习，尽快出成果。每次先生从我们寝室出来，我们要送他回家，他总摆摆手让我们回去。一次我们坚持要送，先生急了，说：“我在这里走了几十年，又不是

不认得路。有这些时间，你们还不如多读点书好！”

……

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藏书之富，在国内古文字学界早有定评。其中不少珍本是容、商二老的私人藏书，而今公诸同好，为后学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。如《三代吉金文存》、《商周金文录遗》、《甲骨文字集释》、全套的《中国文字》以及日文原版全套《金文通释》（作者白川静签名送给容先生的）等书，即使在一般大型图书馆里也不是常常能借到，在研究室里却开架陈列着，供人随手查阅。研究室的藏书一般没有复本，刚入学时，我们只能在室内阅读。研究室离寝室较远，有所不便。我们向容先生反映后，他亲自与有关人员联系，终于使我们能一本本地借回去看了，从此节假日的时间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。容先生要求你多读书，也想方设法让你多读书。我们到容先生家里借书，从来是有求必应的。已经毕业的研究生说，当年容先生还骑着自行车亲自把他们需要的书送到寝室里来。记得我们一入学，容先生第一次到寝室里来，从包里拿出一本《金石书目录》，问道：“你们看过吗？”我们摇摇头。他说：“那就拿去，每个人都看看。”目录学是研究的基础。容先生推荐的是一本书，我们学到的却是治学的门径。《商周彝器通考》是治古文字学的必读书，在学校图书馆里借不到。容先生就把自用的那本借给我们。这本书是容先生四十年前的力作，早为海内外学者所推崇。在书中我们见到不少容先生修改增补的手迹，还夹着一张林煮先生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所做的作业，是关于古文字学发展概况的，成绩九十多分。大概容先生批改完毕后忘记发还林煮先生了。

……

容先生是广东东莞人，在北京度过了他学术生涯中十分重要的一段时期。《宝蕴楼彝器图录》《武英殿彝器图录》《秦汉金文录》《颂斋吉金图录》《海外吉金图录》《善斋彝器图录》以及《金文编》（第二版）、《商周彝器通考》等都成于北京。当时南方的一所大学以正教授的名义聘他任教，他婉言谢绝

了。北京是学者荟萃之地，故宫、琉璃厂集中了大量商周青铜彝器及铭文拓片，它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。正因此，正教授的衔头对于容先生反而没有多少吸引力了。“嘿嘿，我宁愿在北京当襄教授，也不去当正教授！”——这句话容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。那种庆幸的神情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脑际。这是他一生中关于出处的重要抉择，大概是先生得意的一步。而这种出处问题的抉择也正是我们后学经常容易失策的地方，容先生常常提到它，想来不无向我们敲起警钟的意思吧！

容先生的学风十分严谨。他的成名之作《金文编》已经出过三版，每版都有增益修改。第三版《金文编》出版后，又有大量有铭的商周铜器出土和传世铜器发现。为了搜集新资料，他以古稀之年亲自外出考察。每有所得，辄描记在书上。当我们翻开他手头的那部《金文编》时，就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增补的字形和器名，有毛笔写的，有蓝笔写的，密密麻麻，布满行间，据统计，第四版《金文编》将新增器目约八百件，新增单字约八百个，新增异构重文约三千五百字，总篇幅将增加一半。第四版《金文编》已列为“六五”计划期间我国语言学科的重点研究项目，将由中华书局出版（编者注，1985年第四版）。它是我国古文字学研究的一座丰碑，铭刻着容先生五十多年来对古文字学的重大功绩，将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。

容先生是我们的指导教师，对我们始终十分亲切随和。我们每次到他家，他总要斟茶送烟，谈话在极为欢洽的气氛中进行。我们告辞时，他又总要陪我们下楼，送到门外，站在路边，目送我们远去，羊城多丽日，阳光洒满老人的全身，庞眉皓发，红光满面，微笑着向我们挥手——这就是我心中的容先生，一个永远不会淡忘的形象。

（本文由中华书局向记者提供，源于《读书》1983年第9期。原题为《忆容庚先生》。有删节。）

## ■人物简介

陈抗，曾任中华书局编审。



## 【释文】

书之子孙万世是宝。  
皇祖，余以祈眉寿，栾  
金以作铸缶，以祭我  
余畜孙书也，择其吉  
正月季春，元日己丑。

■欒书缶 器铭释文



■欒书缶

## 豪掷万元，只为欒书缶

——容庚北平日记

1944年5月7日 星期日

早访倪玉书，拟购欒书金字缶，索价一万五千元，还以一万元，未成议。

1944年6月1日 星期四

钞《五杂俎》论画。下午至北大授课。访倪玉书，购得金字缶，价万五千元，在余可谓豪举，然此缶错金字四十，古今所未有，一旦得之，亦足傲一切矣。

1944年6月19日 星期一

八时十分乘火车回北京。十一时至。售金三两，每两三千八百五十元。还金字缶价，除退葬价四千元外，再付一万一千元。

## 《容庚北平日记》整理者夏和顺：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

2019年，《容庚北平日记》由中华书局出版。容庚日记，本为私人纪事，所记多为生活、读书、学术研究、交往及购藏书籍、书画、铜器等行状。但作为现代学术大家，容庚日记同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及史料价值（城市史、社会生活史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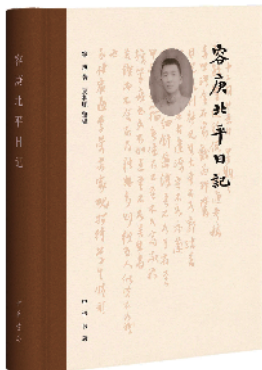
日前，记者采访了该书的整理者，同时也是《容庚传》（花城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）的作者之一夏和顺。夏和顺先生介绍了自《容庚传》到《容庚北平日记》的编撰始末。他说，“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时代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。我和我的老师易新农当年写《容庚传》，是因为折服

于容先生的人品。我们当时四处搜寻有关资料，包括他本人的著作、档案文献，以及书信、日记等第一手资料。但条件所限，有些资料当时没有看到，比如书信和日记。容先生是收藏大家，他保存的友朋手札多达近两千通，这批资料在他身后由家人捐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。但当时中山图在搬迁，这批书信封存了。2015年，《容庚藏帖》在琶洲广交会馆首发，我见到容国濂先生，他高兴地说，有好东西要让我看，我后来知道，容庚日记刚刚由他的姑姑容珊（容庚幼女）手上转由他保存。这18本日记手稿，由我整理后，由中华书局出版，就是《容庚北

平日记》。”

夏和顺透露，《容庚北平日记》很完整，没有删节。当被问及挑战和难度，他说，“我觉得主要是他交往的人物及背景。我整理日记，做了两个索引，一个是人名索引，一个是书肆古玩店索引。第一个可以反映他的学术交往，后一个可以反映他的收藏情况，这样方便阅读及查询。但因为人物太多，难免错误。希望增订时能进一步改正完善。”

夏和顺同时表示，由他主要参与的影印本《容庚友朋手札》即将出版，而容庚先生的年谱长编，他也正在编辑之中。



■《容庚北平日记》，容庚著，夏和顺整理，中华书局